

# 贫困地区人口移动的原因及问题

朱 农

人口迁移和流动,是指人口在空间的位置变动,可统称为人口移动。由于我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实行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人口移动受户籍管理的约束很大,户口移动受到国家多方面的控制,通常人们的常住地即为户口所在地。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城乡之间、城镇之间的人口移动,出现大量常住地与户口所在地分离的情况,我们称这种户口不在常住地的人为暂住人口。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可将迁移定义为户口所在地发生了变更的人口移动,这是一种比较稳定、带有长期性乃至永久性的移动。相应,我们将户口所在地未发生变更的人口移动定义为流动。

人口迁移和流动是人口变动的基本现象,它改变一个地区的人口分布和构成,既受到社会、经济和自然因素的制约,同时也深刻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人口迁移和流动问题在贫困县经济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秭归县人口机械变动历史看,秭归属于一个人口外流型地区,迁出多于迁入。1953~1990年的38年间,迁入多于迁出的年份只有5年(即1956~1958、1962、1970),其余33个年份,迁出均大于迁入。1953~1990年,总净迁出量为42352人,占同期自然增长量的20.0%;1970~1990年,总净迁出量为24229,占同期自然增长量的24.8%;1980~1990年,总净迁出量为13256人,占同期自然增长量的28.8%。由此可见,秭归人口的机械负增长,对总人口的变动具有举

足轻重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随时间的推移还在增强。

迁移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既与国家人口迁移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有关,亦与所研究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紧密相关。秭归县历来具有人口外流的传统,解放前,秭归陆上交通很不发达,与外界联系主要依靠长江水路运输,所以船运业相对比较发达,由此带动了人口沿长江向中、下游流动。根据公安局历年户口变动统计,自1962年以来,每年的户口净迁出均为正值,平均每年户口净迁出1205人,个别年份高达2802人。另外,截止第四次人口普查,在总人口以外,有常住户口在秭归,但已外出一年以上者6345人,占总人口的15.1%。根据我们对秭归的调查,近年该县的人口外流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 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这部分人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技术专长或经营才能,相对素质较高,他们离开土地,在外务工经商,有的已在外承包企业,他们中间很多人已在外安家落户。

2. 高层次的人才外流。由于秭归地处贫困山区,交通不便,工作、生活条件差,信息闭塞,受教育条件差,高级知识分子、干部外流现象比较突出,外籍调入的人才一般都又重新流走。如“七五”期间,教育系统每年分进大、中专生100人左右,但每年外流者约有60~80人,其中以大专居多。另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又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外出就学来改变

自身的社会地位并离开秭归，这已形成一种趋势。

3. 青年妇女外流。在有常住户口，已外出一年以上的6345人中，妇女占59.4%。近年来青年妇女外出谋生的现象较突出，尤其是贫困落后的山区乡镇的青年妇女，她们一般通过投亲靠友或他人介绍等途径，流向县外平原、城镇等较富庶的地区。她们在外一般从事缝纫、保姆或各种服务行业。

4. 政府组织移民。这种类型的移民有两次：一次是70年代的葛州坝水库区移民，共外迁1463人；另一次是80年代的新滩滑坡移民，共外迁709人。

关于人口迁入情况。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按现住地与1985年7月1日常住地对照的迁移状况，由县外迁入共3602人，这部分人的半数集中于：（1）城关镇归州（占26.9%）；（2）交通枢纽香溪（占12.4%）；（3）地势较平坦的茅坪（占10.6%）。这三个乡镇代表着三种不同类型，其人口迁入也呈现出不同情况。

归州镇为县府所在地，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迁入人口带有明显的经济、职业色彩。在迁入原因中，务工经商者占30.1%，工作调动者占21.7%，分配录用者占12.7%，随迁家属占11.3%。男性占70.9%。迁入人口的来源地较广，见表1。

香溪是秭归水陆交通的重要门户，既是长江上重要的码头，又位于秭归与外县联系主要的公路秭归—兴山公路旁，历来是秭归

人口流动最频繁的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仅次于归州。在该镇迁入人口中，迁入原因前三位为：务工经商占40.4%，高于归州；工作调动占20.0%；婚姻迁入占10.3%。迁入人口中男性占74.4%。

茅坪是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全县20.5%的水田集中于该镇，1990年该镇工农业总产值、乡镇企业总产值及财政收入均居全县首位。在茅坪的迁入人口中，则以婚迁为主，占66.7%，居第二位的原因是投亲靠友，占7.05%。迁入人口中女性占60.3%，在婚迁人口中，女性占83%，从表1中可以看到，迁入人口主要来自农村。

1984年初，有关部门提出“允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从此城乡之间的人口移动日趋活跃，暂住人口激增，成为反映一个地区流入人口的一项重要指标。暂住人口作为经济、文化、技术、信息交流的中介，能将城镇人口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等传播到农村，有利于打破乡村的封闭局面和封闭意识，沟通各地区的经济关系。因此，暂住人口又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指标。

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1990年，常住本县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县市的人为3512人，占总人口8.3%。这个比例在宜昌地区仅高于五峰，宜昌地区为13.3%，全省为16.2%；秭归人住本县不满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的人为427人，占总人口1.0%，这在宜昌地区仅高于长阳，宜昌地区为1.6%；

表1 迁入人口的居住地(%)

	省内迁入				省外迁入			
	总计	街道	镇	乡	总计	街道	镇	乡
归州	57.07	16.92	22.81	17.34	42.93	7.53	7.33	28.07
香溪	63.00	7.62	29.82	25.56	37.00	2.69	3.81	30.49
茅坪	90.60	10.18	10.70	69.71	9.40	4.18	0.61	22.56

人住本县市, 户口待定者为227人, 占总人口0.5%, 为全地区最低, 宜昌地区为1.8%。由此可见, 秭归在吸收外来暂住人口方面, 水平是比较低的。从暂住人口在各乡镇的分布来看, 暂住人口主要集中在交通比较方便的沿江地区, 其中: 香溪占30.6%, 归州占21.3%, 新滩占11.0%, 郭家坝占7.3%, 分别占本乡镇人口的4.7%、2.2%、2.3%、0.6%。暂住人口以男性居多, 占65.1%。

根据公安局1987~1990年的统计数据, 每年登记在册的各乡镇暂住人口总数基本维持在3~4千人, 约占总人口的0.7~1.0%, (其中包括县内乡际流动)。暂住人口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是进入城镇“三队”, 即副业队、包工队、建筑队; 二是集体或个人来城镇务工经商。见表2。

表2 历年各类暂住人口比例(%)

	“三队” 人员	集体务工经 商办服务业	个人务工经 商办服务业	投亲靠友 寄养寄读	其它
1987	80.6	1.3	16.3	0.6	1.3
1988	73.9	2.9	17.6	5.5	0.1
1989	53.7	8.1	39.0	4.4	4.7
1990	43.8	6.2	23.8	4.7	21.5

从地域分布看, 暂住人口主要集中于归州与香溪两镇, 每年全县约有60%~70%的暂住人口集中于这两个镇, 其暂住人口的比例比较稳定, 其特征在秭归县比较有代表性。归州镇是秭归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 每年暂住人口的比例均保持在5%~7%, 其中“三队”成员每年均占镇暂住人口总数的60%以上, 这与归州作为城关镇, 每年基建项目较多有关。暂住人口中, 集体或个人来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者约占14%~30%, 全县此类暂住人口中, 每年40%~50%集中于归州。香溪是秭归的交通重镇,

如前所述, 县外流入的暂住人口以香溪比例最高。香溪镇每年的暂住人口的比例保持在3%~4%之间, 在暂住人口中, 务工经商、办服务业者的比例较高, 约在30~60%之间, 他们一般从事航运、旅馆、饮食、小商品、缝纫等服务业。

秭归县的地貌类型为“八山半水一分半田”, 这种自然环境特点带来人口分布的不均衡, 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又使人口空间分布发生量和质的转变。秭归各乡镇之间人口密度差异明显, 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 人口密度最高的依次为: 归州686人(每平方公里), 香溪246人, 茅坪与郭家坝242人, 沙镇溪228人, 系县城、长江香溪宽谷地带及东部地区。边远山区人口稀少, 如磨坪101人, 周坪113人, 芝兰112人。人口分布与人口构成密切相关, 表3为各乡镇非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及非农业人口在各乡镇的分布。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到, 人口密度高的地区非农业人口比重也高, 人口迁移对人口分布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人口数量上, 而且也表现在人口结构上。

秭归的人口迁移状况亦体现了当代人口迁移的两大趋势, 一是由农村向城镇集中, 农业人口向非农化转变, 据统计部门资料, 1949~1990年, 农业人口平均每年增长12.7%, 而非农业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8.9%; 二是沿地区生活环境质量梯度上升方向迁移, 人口由偏僻落后、生活环境条件差的边远山区向相对比较富庶的地区移动。例如, 由于各乡镇之间经济收入的差别, 相当一部分妇女为摆脱贫困或改变生活条件, 采取婚配方式, 嫁到较富庶的地区, 在紧邻香溪镇的八字门村三组的一个自然村中, 约有一半的媳妇来自乡外。另外, 在香溪镇, 外乡男子来此当“上门女婿”的情况也不少。据公安局户口统计, 1988~1990年, 每年户口迁

表3 非农业人口分布情况(%)

	归州	香溪	新滩	沙镇溪	两河	郭家坝	杨林	茅坪	屈原	水田坝	泄滩	梅家河	磨坪	文化	周坪	芝兰	总计
非农业人口的分布	38.8	9.7	5.4	8.0	3.7	9.2	2.7	6.9	1.3	3.6	2.8	1.8	1.4	1.4	1.6	1.5	100.0
非农业人口所占比例	51.6	15.1	11.1	6.5	3.7	8.0	3.1	4.8	3.1	3.2	5.5	3.0	3.4	2.5	3.7	3.6	8.3

入均有55%~64%集中于归州、香溪、沙镇溪、郭家坝、茅坪这5个沿江乡镇,而这些比较富庶、交通便利的地区人口又向更富裕的城镇集中,或向县外平原地区移动,因此,以上5个乡镇每年的户口迁出又占全县的50%左右。人口移动方向与生活环境条件梯度上升方向呈一致性。

迁移作为一个动态过程,不仅影响人口数量,而且对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人口素质及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从以上对秭归县各种迁移现象的分析中,初步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1. 近年来秭归人才逆向外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工作、生活条件和政策等原因,不能吸引外来人才;另一方面本地的人才外流趋势又日益加剧,这对该县的社会、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如教育系统反映,外地分来的本科生一般只工作3~5年,最多不超过10年;卫生系统反映,人才鼎盛时期是70年代至80年代初,自80年代中期开始走下坡路,目前虽然技术设备条件较之70年代有了很大提高,但人员素质远逊于70年代。此外,农村有专业特长的劳动力的外流也比较突出。这种现象削弱了秭归县文教、科研等系统的实力,降低了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素质,严重影响了秭归县的脱贫致富进程。

2. 秭归县地处封闭山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基础差,底子薄,社会经济闭塞,工业建设相对落后,

人口迁移和流动处于一种低水平,使整个地区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一个地区只有不断同外界发生交往,交换能量,才能维持其长期运行,乃至发展强盛。地区的开放程度越大,发展的能力也就越大;与外界交换能量的渠道越多,地区得到发展也越快。人口迁移活动直接给一个地区带来能量的交换,迁入人口带来了其它社区的信息、文化、技术、技能乃至资金。秭归人口的相对封闭状态,严重影响了人才流动,限制了学习和接受新事物的机会,信息不灵而致富无门,终年辛劳而收益并不理想。此外,还妨碍了远缘联姻,影响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迁移的不发达给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自身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不亚于人口自然增长所带来的问题。

3. 农村人口的合理流动是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秭归是我省突出的贫困山区之一,人多地少,山大坡陡,全县水土流失面积达2030平方分里,占总面积的83.8%,人均耕地仅1.01亩,历来存在劳动力过剩问题。但由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缓慢,人口流动率低,又使剩余农业劳动力出路问题更为严重,大批已经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仍被束缚在“超饱和”的土地上,这对于城乡商品经济的交流与发展,对于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是极为不利的。这种状况的产生,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一方面秭归地处山区,民风古朴,农民流动意识较差,恋乡恋土的观念根深蒂固,

形成封闭式人口滞留状态。如70年代葛州坝库区移民，秭归需安置田地的人口为10194人，原定这部分人大部易地安置，外迁至枝江县，嗣后因其中大部分人不愿离开故土，宁愿留在秭归山区，以致1979年3月作出决定“秭归移民不再外迁，就地后靠”，最终只有1463人迁往枝江，其余8731人就地安置。事实上枝江移民点生产条件较好，移民的生活水平较前均有提高。此外根据我们对秭归的多次调查，该县农民普遍商品经济观念薄弱，无地可种也不外出闯生路，谋职业，得过且过，具有一种依赖、等待心理，缺乏开发竞争能力，自身职业适应力差。从我们的实地调查看，在暂住人口中，外县来秭归务工经商者占较大优势，原因在于外来者技术水平高，商品观念强、竞争意识浓厚且能吃苦耐劳，本地人往往难以与之竞争，更难以打出县外。

另一方面，人口的迁移和流动要受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首先要取决于农业发展状况。人口向城镇流动量要同农业所能提供的商品粮和农副产品量相适应。由于秭归县农业生产率低，商品经济不发达，农业没有起到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影响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制约了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收。目前秭归县的乡镇企业发展还处于低层次阶段，商业贸易活动缺乏自身乡镇工业的依托，农副产品加工受到极大限制，产品不能外销，商业、饮食服务业基本属于自我服务性质。这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小商业强烈地牵制着经济向高层次发展。集镇商业活动不论在经济形式、经营层次、流通渠道等方面都显得过于单一，缺乏多样性，使得就业机会少，就业容量小。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只能在近距离内从事一些临时性、低层次劳务活动（如搬运等），而得不到合理使用。

综上所述，支配着秭归县的人口迁移与

流动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贫困，对于经济性迁移和非经济性迁移都是如此。

由于贫困，外来人才留不住，本县人才往外流。人才的匮乏，给改变秭归面貌带来困难。以秭归的自然条件而论，为发展农业，须防止水土流失，改造坡地，以增加粮食生产；还可种柑桔、茶叶等以增加副业收入。但这都需要科技指导作为前提，问题又回到人才流动，如果能解决好科技兴农的问题，秭归是大有可为的。

从建国以来该县发展的情况看，其迈的步子不大，始终未能摆脱贫困县的帽子。近10年来，其它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与秭归在各方面形成的“反差”更为强烈，这亦是造成人才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为秭归这样的贫困县，制定出促进其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并落到实处，是改变秭归根本面貌的关键。沿海开放地区经济腾飞的实例告诉我们，只要政策得当，面貌的改变是指日可待的。在所制定的政策中，有三条是亟待优先解决的。其一为“输血”，秭归仅靠本身的财政收入发展经济，力量仍嫌不足，因而需要“输血”以补其亏，需要在“贷”方面作文章，促其增长经济活力；其二则为秭归的农副产品创造产、销条件，特别是为经济作物的再加工产品在外打开市场，以此来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其三是“治贫先治愚”，将教育放在首位，努力提高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素质，并为科技人才流向秭归创造优惠条件，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气候。

近年来，中央大力进行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并在秭归开展了库区移民的试点工作。这是秭归改变面貌的一个契机。三峡水库形成后，秭归将面临库岸，生产条件将有较大的改变；由于近靠三峡电站，可利用丰富的电力发展工业。此外，现在的移民试点工作是要变以往赔偿性移民为（下转第41页）

商的流动人口就会愈多，他们在总迁移人口中的比重也愈高，上表正好说明了这种趋势。低收入地区务工经商者比重比中等收入地区低3.26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地区低9.64个百分点，比平均水平低4.29个百分点。山区的务工经商者比重比丘陵地区低3.48个百分点，比平原地区低10.75个百分点，比平均水平低3.3个百分点。各县市中，务工经商者比重最高的是汉阳（46.88%）、公安（38.57%）、京山（37.05%）、汉川（28.01%）和安陆（26.45%），最低的是建始（0.81%）、宣恩（0.46%）、郧西（0.25%）、竹山（1.63%）。前者或是大都市临县，或地处发达的江汉平原，或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方便的交通，为务工经商者提供了较优越条件，而后者处于鄂西山区，条件很差，务工经商者比重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市场调节型迁移人口中另一重要部分是因婚姻关系而迁入的人口。表3的数据表明，婚姻迁入人口比重呈“V”型分布：低

收入地区分别比中等收入地区和高收入地区高11.57和14.57个百分点，比平均水平高6.05个百分点；山区比丘陵和平原地分别高14.09和9.42个百分点，比平均水平高6.05个百分点。婚姻迁入人口比重最低的是几个经济发达的县市，如汉阳（12.56%）、当阳（15.22%）、武昌（19.29%）、随州（17.23%），最高的是建始（82.11%）、宣恩（76.53%）、通城（68.75%）、鹤峰（66.37%）。发达地区由于经济收入较高，其它各方面的条件也较为优越，吸引的婚姻迁入者从数量上比低收入地区要多，但由于其迁移人口中因非婚姻原因而迁入的人口也较多，且大大高于低收入地区，所以，从总体来看，高收入地区婚姻迁入者比重反而较低，这反映了其迁移人口迁入原因的多样化，相反，贫困山区尽管婚姻迁入人口数量不多，但比重很高，这也反映了其人口迁入原因的单调性。

（责任编辑：王冰）

（上接第35页）发性移民，即将受淹地区的移民赔偿，变为扶植该区兴办各种安置性的工厂、农场。从试点工作看，效果甚佳，曾得到世界银行的肯定。抓住这一契机，将能从根本上改变秭归的贫困面貌。

人口迁移，作为人类自身的历史过程，能够促进生产力水平与人类自身历史过程平衡运动，具有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科技进步，提高人口素质等多种社会功能。人

口的迁移和流动将随着经济的开放日趋扩大，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这种形势下，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因势利导，从秭归的实际出发，根据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自觉利用人口迁移的积极作用，实现秭归人口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化，对于秭归早日摆脱贫困，实现社会经济良性循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 王冰）